

後方的前綫

白 刃 著



後方的前綫

白刃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方的前綫

白刃著

戲劇家協會編

*

版社出版

（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328） 字數：67千

開本 31"×43" $\frac{1}{32}$ 印張 4 $\frac{1}{16}$ 插頁 7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4000

定價（6）0.45元

前 話

一九五一年春天，在黨和上級的指示下，在中南和武漢公安機關、部隊保衛部門與後勤部門的不斷幫助下，寫成了這個鎮壓反革命的劇本，原名叫“糖衣砲彈”；五月間參加中南軍區會演，八月間發表在“人民文學”上。

當時，全國正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因此各地有不少劇團上演這個劇本。演出後，得到許多首長們、同志們、演出團體和觀眾的指示及意見，特別是丁玲同志和中央公安部研究室提出了許多具體的寶貴的修改意見。

同時，劇本也受到一些善意的批評和惡意的攻擊。有些同志從各個角度指出劇本的缺點，要求劇本進一步修改。但也有些“歪曲論”及“概念論”者，不看當時生活的真實，大肆攻擊劇本，如上海“文匯報”副刊，先後發表力耳兩篇殺氣騰騰的“批評”，破口大罵劇本和作者。混入部隊

的胡風分子王戎，在劇本初稿討論會上，以戲劇內行人自居，提出許多莫名其妙的“戲劇理論”來否定劇本。修改演出後，我徵求他的意見，他認為劇本冷冰冰的，人物的“內心沒有燃燒起來”。以後上海某私營電影製片廠來電報說要改編攝製電影，我因為對這個廠不熟悉，去問王戎，王戎巧妙地對我說了該廠一些壞話，並說準備編導這個劇本的某人如何如何。

當時我很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這樣仇視這個劇本。現在我完全了解了，儘管劇本很不成熟，但當時配合“鎮反運動”，即使能起微小的作用，對反革命分子總是不利的。何況劇本的中心內容，是揭露中美合作所的美蔣特務，如何處心積慮想放長線釣大魚，用兩面派的陰謀，鑽到我們肝臟裏來，進行卑鄙的罪惡活動；這和今天揭露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戰術，居然這樣的相像。難怪胡風分子和別有用心的人，要這樣仇恨它，絞殺它。

有點應該聲明的，就是劇本中的主要故事，是用真實的案件做基礎的，而幾個主要人物，也都有“模特兒”，特別是“高級”特務安康，那是我親眼看見槍斃的一個大間諜的化身，並且在我自己腦子裏醞釀過多年的。

四年來，修改劇本的事，總是在我心中成為沉重的負擔，一想到那些對劇本投下的“集束手榴彈”和“包着橡皮

的鋼絲鞭子”，曾使我不斷地猶豫過。但黨和上級領導的愛護與同志們的鼓勵，又提高了我的信心及勇氣，因此在今年四、五月間，我一氣把它改了出來。爲了使劇名更切合內容，改名“後方的前線”。

改完後，正巧又趕上肅清反革命運動，我把它拿出來，也許能配合運動盡點微小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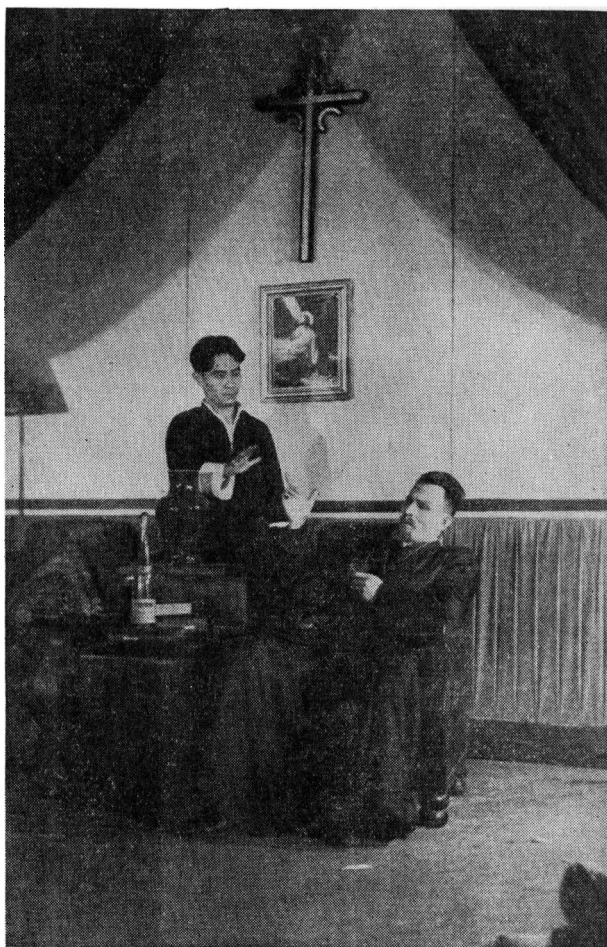
感謝黨和上級的鞭策，感謝同志們的熱誠幫助，使我這個劇本能繼續和觀衆及讀者見面。在衷心感激之餘，我懇切地希望黨和上級繼續給我指出缺點和錯誤；希望同志們繼續給我幫助；希望戲劇界的先輩和同志繼續給我批評；希望觀衆和讀者繼續給我提意見，因爲對於寫劇本我仍然是小學生，這個劇本是我第一次學習寫作的，儘管我主觀上努力修改，但缺點，甚至錯誤，恐怕是難免的。我願意作再次的修正，使它成爲真正有用的東西。

作 者 1955年7月4日，北京。



前中南軍區文工團演出劇照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一場



第二幕 第二場



第三幕



第四幕 第二場

人 物

孫 剛——軍械保管處處長，三十二歲，因負傷過多，顯得有些蒼老。

陶 進——保管處政委，比孫剛大兩歲，看來比他年輕。

杜 明——股長，三十多歲，老供給人員。

張 克——統計員，二十五歲，新知識分子。

梅 君——文書，二十七歲，女特務。

曾 貴——警衛員，三十四歲。

劉 平——警衛員，二十三歲。

管理員——三十多歲。

朱 英——公安局的偵察員，二十六歲。

劉老漢——劉平的父親，五十多歲。

安 康——國民黨軍火倉庫的副庫長，“高級”特務，三十七歲。

艾德華——美籍牧師，特務頭子，四十五歲。

商天牛——小特務，三十多歲。

陳醫生——五十歲。

女護士——二十多歲。

工程師——四十多歲。

農 民——三十多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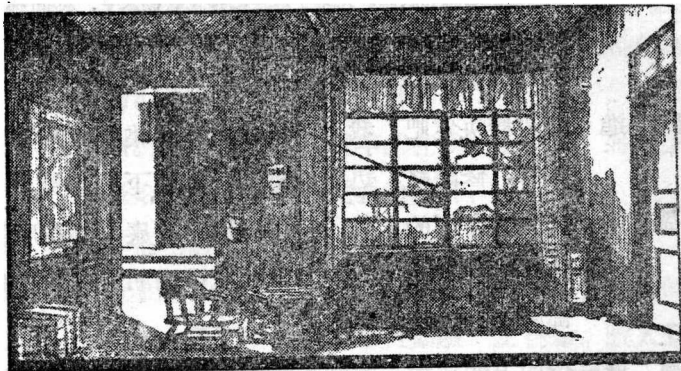
農 婦——三十歲。

通訊員——十七八歲。

大煙鬼——四十多歲。

工人甲、乙、丙。

戰士十餘人。



第一幕

晴朗的上午，在粵漢路上某小城。一間寬敞的房子裏，陳設着寫字枱、靠背籐椅、圓桌、茶几、椅子、茶具和軍用電話機等東西。這是軍械保管處一間幾用的房子：開會、會客、談話，有時也有人在這裏辦公。左門通孫剛住的房子，右門通外面，正面是大窗戶。窗外秋風擺動着樹枝，人們可以望見遠處的山影和近處車站的水塔。

牆上掛着華南軍事形勢圖，紅藍顏色標示着兩廣地區尙待解放。月份牌上說明今天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孫剛和陶進正在談話。孫剛手拿一個抄電報的本子，來回地踱着，從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到他正肩負着吃力的重担。陶進的外表很坦然，但掩飾不住內心的沉重。

陶 進 就這樣決定吧，我走了以後，你們集中力量整理倉庫，修鐵路，迅速處理國民黨留下的人員。

孫 剛 國民黨留下的人員，除了副庫長安康，醫務所的陳醫生和護士以外，其餘的我準備明天都送給分部處理。你看怎樣？

陶 進 按照上級指示，我們軍械保管處，一般地是不用舊人員。

孫 剛 安康是個特殊情況，他是原來的副庫長，整理倉庫還需要他，敵人在這一帶隱藏了很多物資，暫時還要他供給我們一些情況。……陳醫生哩，據我的了解，倒是一個不大關心政治的醫務人員。

陶 進 不過，都要進一步的考察。

孫 剛 當然。（狠狠地吸一口煙）老陶，担子很重呵！從後勤部的電報上看來，新的戰役很快就要開始。

陶 進 是的，這次戰役雖然不是最後一戰，也差不多了。（走近地圖）老孫，你看，廣州一解放，全國性的勝利就要到來。北京正在開政協會議，新中國就要成立了。一般地說……

孫 剛 （打斷他，玩笑地）一般地說，別高興的太早！（嚴肅地）咱們任務完成的不好，就會遲延了戰役的時間，甚至破壞整個戰役計劃。

陶 進 咱們一塊工作了十幾年，在我的記憶裏，每次上級給任務，你總是完成的很好。

孫 剛 那是在前線作戰啊！

陶 進 這裏也是前線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後方的前線，要比前方的戰場更緊張，更複雜，敵人是不會輕易放棄這個陣地的。

孫 剛 可是在這個後方的前線上，咱們都是新兵啊！

陶 進 困難就在這裏。

孫 剛 攤子剛安下來，後勤部就把這個地方，當成這次戰役的軍械總站，可是咱們呢？留下的人員還沒有處理，接管的倉庫還沒有清理完，通倉庫的鐵路還沒有鋪，大批彈藥運來了，連放的地方都沒有。

陶 進 照着咱們商量的辦法，按步就班去做，趕快整理倉庫，趕快鋪鐵路。

孫 剛 計劃要有人做啊！攤子這樣新，幹部這樣缺，這樣重要的地方，連個保衛幹事都沒有。

陶 進 咱們成立的太匆促了。不過，後勤部既然選擇這

個地方當軍械總站，自然不會讓咱們兩個唱“二人轉”。

孫 剛 你到後勤部開完會，一定要帶幾個幹部來，特別是保衛幹部。

陶 進 後勤的保衛部長也是老夥計，他在軍裏當部長，我當副部長。我到那裏以後，先來一個“三顧茅廬”，如果他一個幹部也不派，我就把張飛請出來，拿着丈八蛇矛，請他給咱們幹部，哪怕臨時來幫助工作也好。

孫 剛 咱們分開兩年了，你還是這個老脾氣，樂天派！

陶 進 哈哈……這就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呵！
（走近窗戶）老孫，你看，咱們打仗流血，把蔣介石的江山變成人民的江山，可是咱們的性情還沒有變多少。

孫 剛 真是……

陶 進 記得在前方，每次接受過戰鬥任務，你總是成天地看着地圖，連飯都不想吃。

孫 剛 我要是有你那樣多的辦法就好了。

陶 進 我是虱子多了不癢，辦法呢？主要靠大家想，多調查了解情況，多動腦筋。（看錶）不早了，我想馬上到公安局去一趟，家裏你佈置一下，姓安的